

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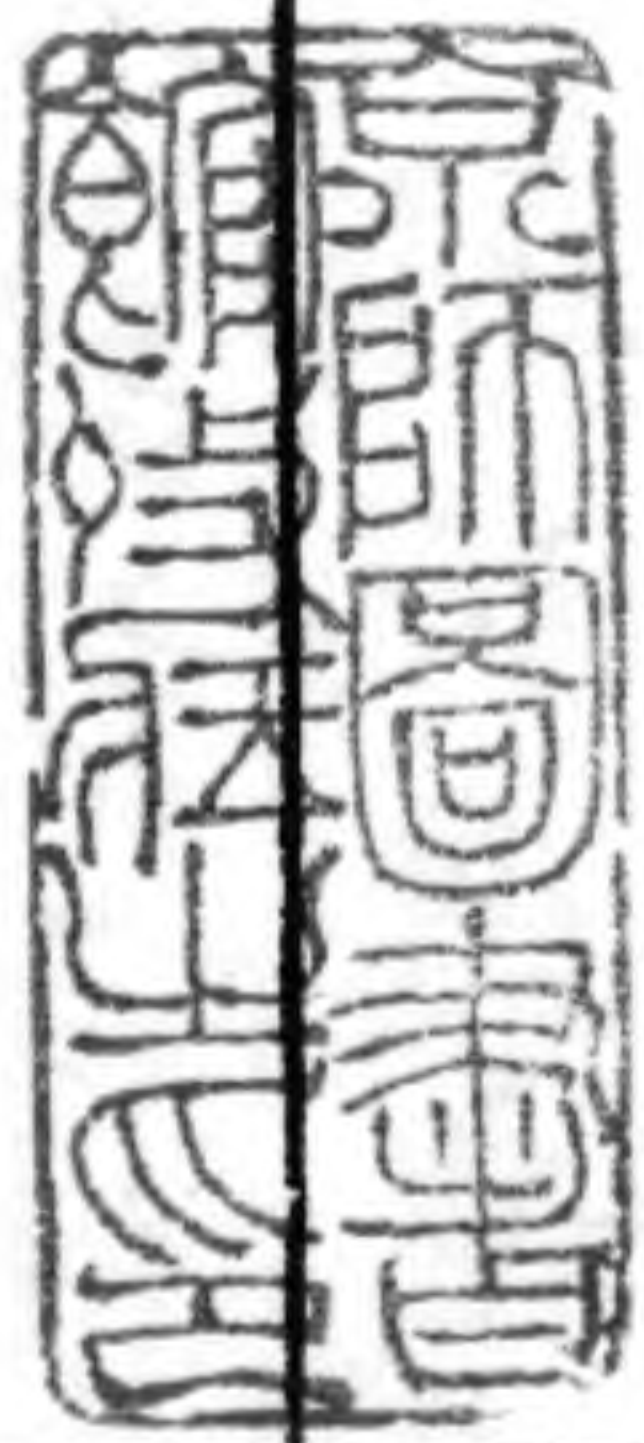
唐玄宗上

歷代通鑑纂要

卷五十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起唐玄宗開元二年  
至玄宗天寶六年



二年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宗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

甲寅

家。母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訥尋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范氏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非。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

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氏祖禹曰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崇不論此。乃以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罷負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負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敕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

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為黃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讒間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政。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幽州。守禮領虢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

范氏祖禹曰。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苟能

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孽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

### 罷兩京織錦坊

司馬氏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

### 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 立子嗣真為鄮王。嗣謙為太子

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胡氏寅曰。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三年。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

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略大使

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皆給遞馱熟食。許之。將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頃年以來。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儻稽天誅。所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時姚崇亦以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貶崔日知為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

四年。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丙辰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太上皇崩

即位三年。傳位太子。年五十五歲。

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

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彞。夙頗受賂遺。為時所譏。崇請避位。薦黃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范氏祖禹曰。昔申張以愆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



其惟無愆乎

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范氏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五年。太廟四室壞。帝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環。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

胡氏寅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

崇於是其逢也甚矣。

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

午戊

設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  
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六年。帝還西京。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  
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  
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  
渝硤刺史。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  
象先關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七年。祁公王仁皎卒。

未已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謨例  
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為準令一  
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  
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  
豈可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官  
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  
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五月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  
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

申庚

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耻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八年。宋璟蘇頲罷。

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與五品官。宋璟曰。仁琛鄉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

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

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

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音跋狀戲於

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

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

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

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

隱之官。罷璟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胡氏寅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

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

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  
甚使為之乎。甚哉君子之難合也。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贓賄者。按  
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  
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  
嘉貞為忠。用之。

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  
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

百餘人

九年。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酉辛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  
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  
詰巧偽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  
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  
謫徙邊州。以融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  
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  
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  
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梁文獻公姚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

十年帝如東都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范氏祖禹曰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

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明皇始為九廟。過

其制矣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

戌士

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范氏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隳。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

亥癸

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十一年。張嘉貞罷

以張說兼中書令

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敕州縣安集逃戶

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十二年。廢皇后王氏

初上之誅韋氏也。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秘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上怒杖而流之。卒于道。后

子甲

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獨

丑乙

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為獷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



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 封泰山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羣臣請之。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共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又

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胡氏寅曰。玄宗于是侈心未彰。張說無故建議。以啓驕怠之源。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為蒼生祈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百姓之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撿玉。而謁之於天乎。

###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

丙寅

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詣孔子宅。

十四年。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為相。

張說罷。

丁卯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於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敕源乾曜等於御史臺鞠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為然。但罷中書令。

以杜暹同平章事。

十五年。許文憲公蘇頌卒。

戊辰

十六年。改曠騎為羽林飛騎。以蕭嵩同平章事。

十七年。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高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為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遙領河

西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庚午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官苦之。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

未辛

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

十九年。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

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二十一年。裴光庭卒。

酉癸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儒黃鬴。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

上怪之。對曰。鄴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

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胡氏寅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

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二十二年。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臣等謹按周公居東之未迎也。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為垂戒。使君人者。於此警寤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昧焉。益進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所以遂亂而不可救也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初可突干弑契丹王李邵固。叛降突厥。連年為邊患。至是守珪斬之。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二十四年。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瑒。

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

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榮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閭，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時以帝生日為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



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胡氏寅曰。九齡可謂愛君矣。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矣。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

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

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范氏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

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洺州刺史。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暹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丁  
史  
二十五年。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范氏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一人之身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臣等謹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然而一旦至于相夷。不少貸。如寇仇者。何哉。寵昵之私勝。而讒間之言易以惑也。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寵而申生死。武惠妃寵而太子瑛及二王殺於乎。女之固寵者。其初止於芘其身而已。卒之賊人父

子。亡天下國家。為莫大之禍。如此。可不畏哉。人臣之固其寵者亦然。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募丁壯充邊軍

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范氏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寅

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二十六年。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祠祭使。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辨。及

絳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辨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名亨。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阯。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

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卯巳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官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二十八年。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胡氏寅曰。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

天寶元年。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改官名

庚辰

辛巳

壬午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員外詹事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亦以為員外詹事。

未癸

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二年。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申甲

三載。改年曰載。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酉乙

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



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 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

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贖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范氏祖禹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

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丙戌

五載。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踈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為已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

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 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稷薦溫才。上召見。顧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

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網。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

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翦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六載。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  
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  
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  
試。具名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  
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  
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  
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

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  
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  
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趨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  
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  
曰。臣愚鄙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  
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  
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  
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  
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  
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

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

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為援。事有微涉東官者。皆指摘

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

志。為邊將者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